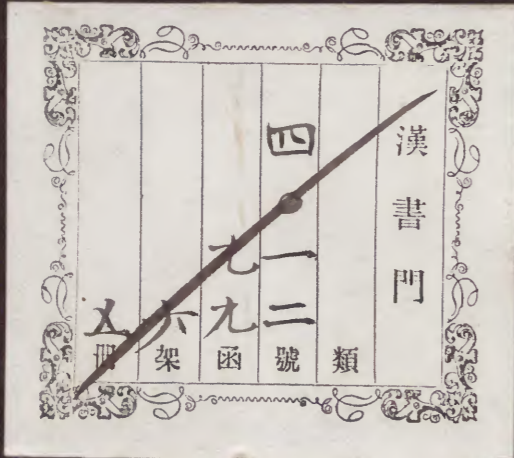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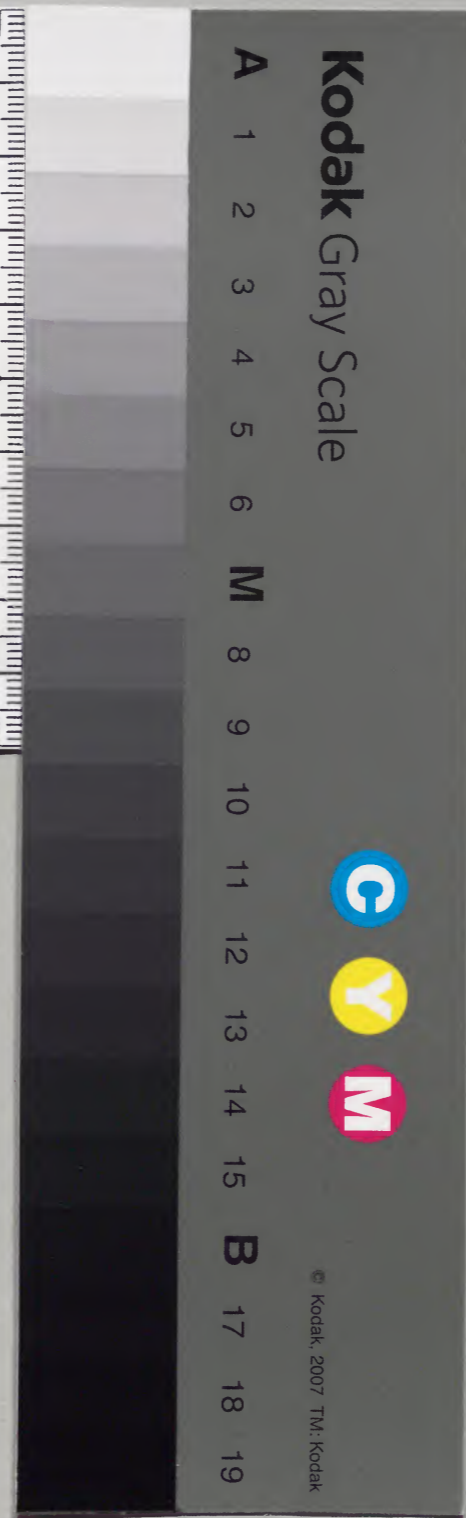
官板

通鑑答問

卷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012
冊數	5 (4)
函號	297 142



通鑑答問卷第四

漢景帝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淺草文庫



周仁爲郎中令張敞爲廷尉鼂錯爲內史
或問錯仁敞二人皆東宮舊僚景帝初政母乃官及
私昵乎曰賈生論輔翼太子惓惓於端士正人其言
趙高之傅胡亥至深至切文帝以規爲瑱罔聞于行
景帝在東宮其家令則學申商之鼂錯也其舍人則
以醫見之周仁也張敞以功臣子侍太子亦治刑名

者也文帝寬仁清靜而法家之異端醫術之末技乃得與於輔翼之選亦異乎求哲人以輔後嗣矣景帝天資刻薄錯又以刻薄佐之遂激七國之變嘗觀擊七國之詔曰深入多殺爲功可見帝之心術豈非錯以峭刻得幸習與性成歟錯之戮也廷尉毆劾奏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論如法錯雖以削地起戎不_下至于參夷之誅毆之折獄果于殺如此猶得以長者名史稱其爲吏未嘗言按人非虛美歟錯毆皆刑名之學進爲公卿資適逢世如火益熱斲忠厚之脉者

二人也帝以舊僚私之不得不追咎文帝詒謀之失周仁爲九卿入卧內雖於人無所毀不過佞幸之臣何足算也班固以文景擬成康昔者成王之教康王師傳則召公畢公也游習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熊繹也其有錯仁毆之流乎文帝能從賈生之言崇愷悌去慘刻嚮詩書黜方技則成康之治豈其遠而公_下梁孝王入則同輦出則同車_下或問兄弟天倫也景帝於梁王始親終疏何其異歟曰天敘有典君臣有義長幼有敘聖人制禮爲子有

適庶之辨。爲臣有尊卑之分。恩與禮並行而不相悖。常棣之雅。所爲作也。春秋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僖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它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聖人書弟以示貶。又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寵愛而不差。以禮是禍之也。始於厚而非禮。終於薄而失恩。則角弓葛藟之刺興矣。景帝於梁王寵愛之過。亦齊年秦鍼之比。本大末小。是以能固而王四十餘城。富如布帛。之有幅爲之制度。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車服之等

以命爲節。而乘輿駟馬。迎於闕下。堂陛之嚴。別嫌明微。而入則同輦。出則同車。傳位之言。甚於翦桐之戲。刺益之謀。幾於叔段之惡。納於邪而僭生。縱其騎而隙成。獄辭之焚。斧質之謝。吁其晚矣。仁人明乎天理。篤友恭之義。絕偏係之私。宜兄宜弟。可以教國人。此帝王正人倫之法也。景帝何足以知之。

七國反

或問太史公曰。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黽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

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自昔論七國者，未有若太史公之簡而明也。然則謂諸侯大盛，何歟？曰：易始乾坤，次以屯。屯曰利建侯，其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言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建侯以治之，而未可遽謂安寧也。古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國止於百里。周公之子封魯，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百里之賦，明堂位謂封七百里，非也。漢懲秦孤立，封王子弟，大啓九國。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雖有犬牙

盤石之固，亦有指大如股之憂。此諸侯大盛，疆土踰制，自高帝失之。或曰：謂黽錯爲之，不以漸，何歟？曰：賈生謂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割地定制，使其子孫以次受之。一寸之地，天子無所利焉。此策若行，諸侯不削而自弱，黽錯不深思熟慮，驟削其地，諸侯圍視而起，未能銷天下之患，適以激天下之變。吳濞包藏逆謀久矣，未有名以舉事也。一旦削楚、趙、膠、西三國，吳亦將見削。於是託誅錯之名，起西嚮之師。夫諸侯尾大輔車相依，豈無經遠之謀？遽爲

欲速之計。此錯所以誤國而滅身也。儻能紓徐歲月。相時而動。用賈生衆建之策。上不失睦族之義。下亦無少恩之怨。爲之有漸。何名以與天子抗衡哉。賈生之言不行於文帝之時。主父偃因以說武帝。下推恩之令。而侯國自相析。故轉安爲危者。錯也。轉危爲安者。偃也。謀國其可輕銳乎。然而諸侯之弱。漢之利也。亦漢之憂也。支葉彫零。本根不庇。權歸于外戚。祚移于賊莽。以同姓之勢微也。噫。周不懲管蔡。而晉衛之屏翰益隆。漢因懲七國。而骨肉之疏遠益甚。觀中山

之對。誦劉向之書。此詩所謂無獨斯畏者歟。

上欲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不得

或曰。太子榮之廢。周亞夫爲太尉時也。其知大臣之職業歟。曰。三公職無不統。況儲貳之重乎。皇父卿士與褒姒比。而太子宜咎廢。里克與驪姬比。而太子申生斃。向戍與寺人伊戾比。而太子痤死。大臣逢君之惡。罪莫大焉。漢高帝欲廢太子。諫者張敖叔孫通。而蕭相國默無一言。於是失職矣。條侯本兵柄。而力爭東宮之廢。言雖不用。其後以是免相。夫大臣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榮以無罪黜，條侯固爭之，善矣。榮下吏而死，條侯不能諫，又三年而後謝病，不亦晚乎？不彊諫以全太子，不蚤退以全其身，君子不無遺憾也。景帝徇人欲而滅天理，刑名深刻之習，自后太子至條侯，皆不得免。彝倫泯亂，焉得爲賢君哉？輔相得人，則父子相保。唐玄宗有張九齡，德宗有李泌，是也。輔相非人，則天性爲讎。隋之楊素，唐之李林甫，是也。吁！條侯雖失不可則止之義，亦異乎患失苟容者矣。

鄧都甯成爲中尉

或曰：太史公酷吏傳，謂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鄧都甯成之屬，高后之侯封不足論。孝景酷吏自錯始，而鄧甯次之。文帝時無有也。吏之寬猛，其視上之好惡歟？曰：上好仁，則吏良；上好刑，則吏酷。從上所好而已。孝景以忌刻之資，輔以鼂錯、張敞之刑名，錯爲御史大夫，鄧都甯成爲中尉，公卿羣吏之表也。安得不胥倣而爲嚴酷乎？當時漢廷無儒者，博士唯董仲舒、轅固，而下帷講誦，不得以經

術沃帝心與黃生爭論湯武亦無補於君德帝所習者法術所尚者慘刻變篤厚之風為苛切之政古法公族有罪猶不加刑臨江王死而父子之恩絕則郅都之為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况能撫民以寬乎周家忠厚內睦九族恩及行葦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甯成進用而宗室人人惴恐此商鞅之法秦所以亡而可襲其跡乎文景之治猶玉與礪故太史公於景紀不載詔命文中子不以列於七制厥有指哉

武帝

董仲舒對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或問太學庠序之制曰太學者學記所云國有學也庠序者學記所云黨有庠遂有序也漢志謂里有序鄉有庠里在六遂之內黨在六鄉之內其義一也古者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所教則五常五典也所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也士脩於家自塾

而升於鄉。自鄉而升於國。自國而達於天子。養之有素。進之有漸。士出於耜耨之農。而工商不與。故其習純。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少儀。內則事親。敬長之節。十五而後入大學。故其行篤。自周道衰。攸介攸止。甫田思古矣。在城闕兮。子衿刺亂矣。魯之泮宮。鄭之鄉校。衛之敬教。勸學。晉之士競於教。僅見於王制。廢缺之餘。至于戰國。游說之士。馳騫於諸侯。轉秦而漢。士之散於田橫。陳希之客游於吳梁楚者。亦無以收之。賴川洛陽。賈生言太學。五學罔聞。于行教化之爲大。

務非仲舒其誰發之。或曰。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五常之道。唯及三者。何歟。曰。學者學爲仁。誼禮也是。謂天下之廣。居正位大道。若智則知乎此也。信則信乎此也。人而不仁。不義無禮。失其本心。違禽獸不遠矣。教之以仁。則孝悌慈祥。而民興於仁。教之以誼。則行已有恥。而民興於誼。教之以禮。則倫紀正。品節明。而民興於禮。秦俗之壞。至漢未改。刑名慘刻。刀筆苛察。而不仁。殉利苟得。寡廉鮮恥。而忘誼。色父。誣母。冒上亡等。而悖禮。化民由學。學必有師。建學立師。

所以正人心變風俗也。武帝雖因仲舒之對興學校之官，然而皇建有極，是彝是訓，以盡君師之職。帝未之知也。儻能以仲舒爲三公，俾之師保萬民，用申公轅固爲太常，以明師道於朝廷，則四方風動化行，俗美，漢其三代矣。惜也。帝不用仲舒之真儒而勸學之議，乃發於公孫弘。帝之好儒，其葉公之好龍歟。噫，仲舒言仁誼禮以教民也。今之士豈不若古之民哉。揚子曰：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荀子曰：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

禮謂之有方之士。爲士者可不思所以自別於凡民哉。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者請皆罷

或問：衛綰以戲車進爲相，無可言者，乃能奏罷異端之言，何歟？曰：異端邪說之害深矣。秦以苛刻亡，六國以談說亡。漢興，鼂錯張敞以刑名爲公卿，則申韓之餘波猶橫流也。蒯通朱建曹丘生馳辯抵讖，則蘇張之利口猶肆行也。董仲舒對策明春秋一統之義，以

爲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於是武帝卓然罷黜百家丞相因上此奏非衛綰能爲是言也雖然帝之罷黜百家名然而實否張湯杜周深文次骨申韓之言未嘗不行也邊通學短長爲長史主父偃學從橫爲齊相而巫蠱之禍成于江充蘇張之言未嘗不用也若以所舉賢良言之莊助擢爲中大夫其後賜書曰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亦蘇秦之學也仲舒之醇儒與助並進而諸侯相之疏遠不若中朝臣之親近舍秋實而取春華棄莊

士而邇儉人故曰罷黜百家名也非實也

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

或問伐閩越救東甌太尉田蚡以爲不可中大夫莊助詰之近臣之詰三公自此始然則蚡之言非歟曰帝於此舉有三失焉初卽位而輕大臣一失也舍外廷之謀用近臣之議二失也始銳於用兵終至於黷武三失也臣作股肱予違汝弼衮職有闕山甫補之景帝於丞相亞夫乃曰丞相議不可用武帝習聞其事太尉蚡一言不合意遽曰太尉不足與計書云畏

相中庸曰敬大臣帝卽位之三載年未二十而待三公如此爲大臣者阿意順指而已竊位苟容而已孰敢格非閉邪以道事君哉此帝之失一也古者宮正宮伯統于冢宰僕御虎賁統于司馬內外之體一也文帝時丞相嘉得以折辱大中大夫鄧通相權猶重也武帝始以左右親信之臣與大臣辯論而大臣數訕蓋自莊助之詰太尉蚡始其後公孫弘諫築朔方而中大夫買臣難之弘又奏禁弓弩而侍中壽王難之道至東都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大臣充位有自來

矣此帝之失二也甲冑起戎說命有訓佳兵不祥老氏所戒文帝初政詔無議軍仁之至也帝始初清明不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薄海遐陬欲武震而懾威之一節發兵東甌內徙徧師策勳而攔然有征伐四夷之志日尋干戈生民彫耗始於是設使無末年之悔漢其殆哉此帝之失三也是故不敬大臣而與小臣謀不脩其德而勤民于遠人君之深戒也

上始爲徵行

或問人君之徵行始於武帝歟曰吳王欲從民飲酒

伍子胥諫以白龍魚服有豫且之患趙武靈王詐爲使者入秦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吳趙皆列國之君然吳有從諫之善不敢縱逸也趙有畧地之謀非爲淫樂也若貴爲天子內有三朝五門之嚴外有千乘萬騎之衛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牽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所以尊帝王之威肅臣民之瞻也武帝以尙書爲樸學弗監無逸之訓棄萬乘之貴從匹夫之游入南山而鄠杜令欲執之至柏谷而逆旅人將攻之

高文景之不業視之如弁髦土梗一日耽樂危亡之幾間不容髮幸而獲免亦曰殆哉昭令德以示子孫猶荒墜厥緒成帝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蓋自武帝啓之君猶天也所履者天位所治者天職所臨者天民春秋書天王之居爲萬世法武帝弗克若天迷而能復僅克保身豈所以詒厥孫謀哉

起上林苑

或問高帝時蕭何以上林中多空地請令民得入田

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親御鞍馬馳射上林然則上林秦之舊歟曰考之長安志秦舊苑也武帝始廣開之西都賦謂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漢舊儀謂廣長二百里離宮七十所容千乘萬騎關中記謂苑門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宮十二觀二十五則規制之闕侈可見矣昔者文王靈囿與民偕樂文帝苑囿無所增益天下稱仁焉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夏商所以亂亡也帝不務廣德惟苑是崇取膏腴之地而奪農穡之業縱游畋之

樂而忘銜檠之危天生民立之君所以養民豈使之冒于原獸肆于民上帝於是失君道矣蹈夏商之覆轍而欲慕唐虞之盛治不爲秦者幸也司馬相如諷一勸百其能如祈招之詩以格非心乎

置五經博士

或問武帝表章六經憲章六學而博士唯置五經何也曰樂經已亡其存者易書詩禮春秋而已儒林傳曰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

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其爲
博士者孝文時申公韓嬰以詩孝景時轅固以詩胡
毋生董仲舒以春秋其未置博士者易書禮也武帝
所立楊何之易歐陽生之書后倉之禮也宣元之後
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書有大小夏侯禮有大小戴春
秋有穀梁平帝又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左氏春秋
至于建武凡博士十四人易四書詩皆三禮二春秋
二有公羊之嚴顏而無穀梁此五經博士之大畧也
古者詩書禮樂以造士洙泗立教興於詩立於禮成

於樂制氏竇公之所傳不立於學官河間獻王之所
集不施於朝廷王禹之說旣微平當之議竟寢聖王
所以移風易俗者蕩滅廢壞元始四年嘗立樂經其
書不傳樂記十一篇合爲一篇僅見于小戴記而十二
篇名存書亡六經遂缺其一雖然樂者人心之和不
以書傳也周存六代之樂漢世唯有虞韶周武此夫
子所謂善美之音而不使學者講肄古樂寥寥無聞
斯可歎已帝策賢良謂虞韶周勺鐘鼓箎弦之聲未
衰吁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帝未知樂之本也

田蚡爲丞相

或曰穰侯顯秦國諸呂危劉氏厥監不遠武帝相竇嬰又相田蚡豈右賢左戚之誼歟曰古之輔相疇咨而命選衆而舉野耕巖築疏而賢者不遺也周左召右親而賢者不廢也惟其公而已然真賢碩德固無間於親疏私昵偏恩多加厚於戚黨昔在周宣申伯以元舅褒賞厥後猶以申侯致禍况置相非其人者乎此十月之交所以譏皇父也竇廣國有賢行孝文不私以爲相爲子孫萬世之法其慮遠矣孝景謂竇

嬰沾沾自喜難以爲相持重武帝改文景之家法而相嬰已非至公之選田蚡之驕侈不逮嬰遠甚其可以儀刑百揆乎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帝曰吾亦欲除吏請考工地益宅帝曰何不遂取武庫假之以權而折之以言失馭臣之道矣詩曰秉心宣猶考謹其相不謹於選用之初而制於驕溢之末不亦晚乎嬰既以灌夫誅蚡陰懷邪謀受淮南之賂幸免于戮相亦罔終咎將誰執嘗謂新莽之移漢祚原於武帝之相嬰蚡外戚擅威福之柄未或不亡竇憲之專梁冀

之弒何進之亂東都以是終焉晉之亡以賈謐後周之亡以楊堅唐幾亡於楊國忠後梁亡於趙張石晉亡於馮玉覆車相尋如出一軌吁漢文之不私廣國明矣哉。

初令郡國舉孝廉

或問周鄉大夫興賢者卽漢之舉孝廉歟曰古者使民興賢出長于鄉閭月書之族時書之黨歲書之州歲放鄉三年而賓興察之詳而論之公士自脩於家而民自爲鄉謀故選舉實而風俗厚其未仕者六行

以孝爲先其已仕者六計以廉爲本漢制其放諸此乎孝悌之舉始於惠帝四年孝悌廉吏之賜帛見於文之十二年馮唐以孝著爲郎由此選也武帝元光之舉孝廉自董仲舒發之元朔之議不舉孝爲不敬不察廉爲不勝任則孝廉有輕重之別矣若王吉路溫舒蓋寬饒師丹龔勝鮑宣劉輔等俱以是進得人

之盛卓然可紀迨至東都計口而舉有丁鴻之請限年而試有左雄之奏其失也濟陰太守十餘人坐繆舉河南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耆宿見棄真僞不明

此人弊非法弊也。魏始除限年之制，自晉至隋，孝廉與秀才皆策試。唐貞觀十八年，諸州孝廉問以皇王政術，太子問以孝經，並不能答。由是遂廢。廣德元年，楊綰請復古孝廉，詔與明經進士兼行。及建中元年，而罷。取士不考德行，而一以文辭視。兩漢猶不逮，其能繼成周賓興之美乎？夫爲子必孝，爲士必廉，秉彝之良心，守身之大節，一日不可渝也。非曰割股廬墓，敝車羸馬，求其名以徼利達也。古之人事親如事天，畏清議如畏天，躬曾閔之行，厲夷齊之操，非曰待舉

而後勸也。在漢之世，公論嚴於鄉黨，風化行於郡國。李陵隕家聲，隴西士大夫以爲愧，資於事父以事君。東郡門卒能言之，陳湯句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高陵令以十金法重，自解印綬，不孝不廉之人，豈見容於時哉？萬石君家之孝，楚兩龔之潔，二代遺風，藹如也。世衰道微，南陔廢而孝友缺，白華廢而廉耻缺，是不若鳥之反哺，豺之祭先，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人有愧於物矣。噫！今其不古乎？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河決濮陽瓠子

或問禹功萬世永賴太史公謂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何也曰河患自戰國始而禹功廢矣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蓋已失其故道大事記云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賈讓曰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此孟子所謂以鄰國爲壑也王橫曰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噫微禹吾其魚乎秦灌大梁以魚其民禍不止於一時而河流潰溢遂爲無窮之患重以決

通隄防隳壞禹迹甚矣其不仁也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其後四十餘年又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淮泗後二十餘歲始塞天子沈璧群臣負薪宣房之歌至今悲之自孝文至成帝河之決者七歐陽子有言治水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雖大禹不過此程子謂唐土德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災豈亦繫於天運歟

張湯趙禹定律令

或問張湯趙禹所定律令亦可攷其科條歟曰古者

刑期于無刑。天討有罪，非人也。文王罔敢知非君也。以欽恤之心，行簡寬之法。縣於象魏，讀於州黨。族閭日星之著，明江河之易避也。鄭鑄刑書，叔向譏之。晉鑄鼎，仲尼非之。竹刑作于鄧析，而法益繁矣。魏李悝著法經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漢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爲六十篇。此秦漢律之大畧也。商鞅有不告姦之罰，蕭何因以爲見知之條。張湯趙禹又作

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禁罔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杜周謂前王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蓋酷吏不師古，始峻文深憲，罔民而納之死。秋荼凝脂之慘，去秦無幾矣。高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蕭何爲法，講若畫一。孝文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武帝不惟舊典，時式始以佳兵。繼以聚斂，又繼以嚴刑。取高文之法，紛更之。張湯厲

刀筆之鋒。戕忠厚之脉。聚斂嚴刑。兼而有之。小大之至不仁者也。顏異微反。唇而論以腹誹。秦法無是也。自昔好殺人者。必及其身。商鞅張湯。可以監矣。書曰。乃變亂先王之正刑。其武帝之謂乎。

公孫弘對策

或問公孫弘學春秋言七十餘對策高第不能守經據古引君當道乃曲學阿世以取爵位年進而德退何其繆歟曰在易艮之上九敦艮之吉以厚終也節或隳於晚守或失於終艮止之至善篤厚於終而已

君子於老戒之在得既得之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公孫弘始也不合意而免歸再以賢良召辭謝不能固推而後出似非嗜進無耻者及待詔金馬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蓋以戒得之年懷患失之意變其初節媮合苟從春秋之學所以明王道辨是非也弘不能勝利欲之心舍所學以求詭遇之獲宰相封侯人以爲榮識者則曰儒之辱也太史公自序云公孫弘以儒顯其意微矣以道得民之謂儒特立獨行之謂儒自周公以大儒相天下孔

孟道不得行。漢興至六世，弘始以儒得相，儒之遇世如此其難也。功烈如彼，其卑也。非儒之辱乎？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若董子可以為儒矣。而武帝不能用弘，不能容也。儒林傳云：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夫弘以佞諛致斯位，猶翰音之登天，稊稗之有秋，而學者為之風動，明經志青紫，稽古矜車馬，慕人爵之勢榮，忘天爵之良貴，弘實啓之。平準書又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太史公於弘之為相，屢書不一書，深歎夫儒效

不自於天下，而文姦飾詐者為經術之羞也。是時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進。蹇蹇諤諤入朝，見疾。帝棄之如遺，噫守儒之名，流芳不朽，曲學之罪播惡無窮。一時之用舍，豈能掩百世之榮辱哉。

徐樂上書曰：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所以為資也。

或曰：秦以民困下怨而亡，俗之亂何與焉？曰：風俗國之元氣也，國之存亡在風俗之媿惡。聖王之治天下

本俗以安之。禮俗以成之。修其教不易其俗。一道德以同俗。其移風易俗以樂。其化民成俗以學。修其孝悌忠信。維以禮義廉耻。士有常心。民有定志。殷之衰也。遺俗猶存。周之季也。懷其舊俗。此保國長世之本也。秦自商鞅遺禮義棄仁恩。別父子之居。重告訐之賞。民俗日壞。見利忘義。幾同於禽獸。至呂政而法令益苛。詩書盡廢。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秦之謂也。大澤一呼。豪傑響應。綱常掃地。淪胥以亡。於是漢祖起焉。縞素之師。近於仁義。過魯之祠。

庶幾禮樂。丁公之戮。使不忠者懲。樂布之赦。使懷忠者勸。迨及文景。風流篤厚。黎民醇厚。七國之亂。人心不搖。無土崩之憂。風俗知義之效也。嚴安亦少知治體者歟。政亂於上。俗清於下。東都之祚。猶恃以少延。舍風俗而言政事。不可謂善治。是以居賢德善俗謂之君子。同乎流俗。謂之鄉愿。可不謹哉。

主父偃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

金

或曰。武帝英明之君。而賂遺行於近臣。何歟。曰。荀卿

有言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無總于貨寶惟貨其吉盤庚穆王之誥戒其殷周之衰乎秦以金間六國漢以金間楚濁俗漸染恬不知怪文帝號爲清靜張武受金而加賞賜則舊臣可啗矣絳侯千金而書牘背則獄吏可賂矣矧武帝之多欲其能洗貪汙之風乎王恢行千金於田蚡是貨賂流於宰相也衛青奉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是貨賂達於宮掖也相者民之表家者國之本而利克義焉此主父偃所以耆利而無所忌也偃爲齊相趙王告其受諸侯

金由是赤其族象有齒而焚身其偃之謂乎張芸叟曰渭南縣有田夫得宿藏於土中金銀皆刻主父字偃以金敗今乃知偃之死非謬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當偃之死于今久矣徒觀其事而不見其迹乃暴於數千年之後今之人期於無人之境投於夜半之時欲人之不我知真愚也哉斯事可以爲千載之鑒故錄而識之

諸侯推恩封弟子 城朔方 徙豪桀茂

陵

或問分諸侯邑封子弟築朔方之城徙郡國豪桀於茂陵三者皆主父偃之謀亦便於漢否歟曰偃從橫者流料事情識權變而未知天下之長慮也帝王之有天下不恃法以爲治不恃險以爲固不泄邇而忘遠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不曰枝葉彫落根幹孤立也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不曰城池高深疆宇廣闊也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不曰重內輕外移民銷患也武帝用偃之策封諸王子弟爲列侯藩國分析無尾大之勢可爲漢之利然諸侯貧者或乘牛車本末

俱弱以成新都之篡其害大矣取河南地逐匈奴因河爲城有障塞之固可爲漢之利然轉漕遠而民勞府庫虛而國匱其害深矣并兼亂衆之民遷于陵邑游俠之雄如郭解不免於徙亦可爲漢之利然五方雜錯風俗不純犯義侵禮不在外而在內其害亦不小矣從橫之計有得必有失有利必有害武帝卽位之初黜蘇秦張儀之言今乃聽從橫之辯以謀國事若汲長孺董仲舒不見庸也道義難合功利易售淮南衡山之誅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則張湯之爲

也。公孫弘諫築朔方，發十策難之，弘不得一，則朱買臣之爲也。偃亦湯買臣之流，雖建議有一時之利，亦奚取焉。至於齊楚大族之徙關中，始於劉敬，非偃始爲此謀也。噫，竊漢鼎者，在外戚不在同姓，基漢禍者在女戎不在匈奴，黨賊誨盜者在姦臣不在姦民，此豈智計之士所能預防哉。

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或曰：丞相封侯，自公孫弘始歟？曰：孝文後二年，申屠嘉爲丞相封故安侯，非始于弘也。曰：弘始以儒者得

相，其後爲相者皆以儒歟？曰：弘之後，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皆非儒也。劉屈氂以宗室繼以田千秋，亦非儒也。終帝之世，儒相惟弘一人，其後相克有終者，弘慶千秋二人而已。帝非不知正人，可以重廊廟，有德可以尊朝廷也。好臣所教，苟用易制，有順無救，不拯其隨，若弘可謂具臣矣。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是不能容其弘之謂乎？薦董仲舒相膠西，請徙汲黯爲右內史，欲納之必死之地，幸姦謀之不售，否則李林甫、盧杞與弘

爲三矣。史稱弘起客館，開東閣，延賢人與參謀議，而排擯二賢若此。其所謂賢者誰乎？帝之崇儒未嘗知儒，弘之禮賢未嘗知賢。上有好名之君，下有釣名之臣，不獨弘也。張湯號爲推賢揚善，而置狄山於死；鄭莊號爲推轂士，而進東郭咸陽、孔僅，則帝之所謂得人可知矣。或謂帝雖失於賢良之公孫弘，猶得於不學之霍光，噫！真儒不用，而世之輕儒者以是藉口，儒豈果無益於國哉。

汲黯曰：大將軍有揖客。

或問衛青奮於奴僕，而能重揖客之汲直，彼公孫弘乃不逮焉，何歟？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所以貴於物者，義理之心也。好善好仁，好是正直，是曰良心。此心不存，則惡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惡，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昔者子朱子於破斧之詩，謂被堅執銳者，亦皆聖人之徒，或以爲疑。朱子曰：被堅執銳，有聖人之徒，服儒衣冠，有穿窬之徒，蓋有激云爾。淮南王安於漢廷，諸臣獨憚汲黯、衛青，其視公孫丞相，說之如發蒙，振落蓋，畏黯以其直，畏青以其

通鑑卷四
勇也。青雖介冑武夫，未嘗學問，猶有好賢之誠心，故足以繫朝廷之輕重。在唐有張萬福，拜陽城曰：「朝廷有直臣，在宋有王德用，聞孔道輔卒曰：『可惜！』」一直臣吁，孰謂介冑無人哉！口先王而行市人，溷夷齊而廉跖，躋者亦竊儒之名，斯可愧矣。然則學者何以存是非之良心，曰：「明天理。」

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或問博士弟子昉於此乎？曰：秦博士有諸生，儒林傳云：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其定者，咸爲

選首。蓋漢初已有之。至是五經博士始置弟子以受業焉。太常所補功臣表太常張當居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是也。郡國所察千乘兒寬，應郡舉詣博士受業。濟南終軍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是也。設科射策，勸以官祿。於是博士所受之徒，有試用之法，而文學之士盛矣。其後蕭望之以令詣太常，何武詣博士受業。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此其可稱述者。昭帝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增倍之，元帝設員千人，成帝增員三千人，蓋五經博士之立，發於董仲舒。

弟子員之置發於公孫弘。所謂興太學也。或謂以明經開祿利之塗。異乎爲己之學。然而五經有家法。孟喜以改師法不用。秦恭以增師法見譏。訓故是守。不爲鑿說。章句是通。不爲浮辭。經學猶近古也。生徒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事其師如事君。親篤在三之誼。非若近世以師弟子之稱爲諛也。經無師士無學。道誼微而風教薄。漢儒可輕議哉。或問太常臧其孔子之後歟。曰。通鑑元朔二年。孔臧辭御史大夫乞爲太常。與從弟安國綱紀古訓。此孔叢子

所載也。以功臣表考之。蓼侯孔聚。史記所云孔將軍居左者。臧其子也。不言孔子之後。孔叢之書。先儒謂出於東漢。似非闕里舊文。公卿表元朔三年。臧已免太常。五年。乃有此議。當闕所疑。

淮南衡山獄

或問分國邑封子弟。諸侯之勢已弱。曷爲復有淮南衡山之謀。曰。利者國之螟螣也。孟子謂後義先利。不奪不饜。故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邪臣必貪。而貪者必邪。淮南王安之謀。始於太尉田蚡。侍中莊助。蚡以

外戚位三公懷利而貳其心語安以上無太子非王
尚誰立者安厚遺之於是輕量大臣無所畏忌矣助
爲帷幄近臣與安交結受其賂遺衣冠之盜腹心之
蠹而武帝不之察焉淮南首惡衡山合從二獄連引
死者數萬貨利之流禍如此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明
辨義利之間謂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舍公儀休
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此清原正本之論杜漸防微之
幾也帝能深省斯言則必厲大臣以廉耻律近臣以
節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同姓有維城盤石之固在

位有羔羊素絲之風豈至縱尋斧於葛藟之本根殄
戮數萬人若雉氏之芟草哉大學以義爲利此平天
下之道惜帝之不早辨也李尋有云淮南作謀之時
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朝廷
無人則爲賊亂所輕蓋黯直諫守節志於爲義弘持
祿患失志於爲利朝廷之輕重在義利之趨舍儻令
武帝以仲舒爲丞相黯爲御史大夫立直木於四達
之達自朝廷達于諸侯莫不壹於義折衝厭難勝於
無形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得神馬爲歌汲黯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

音邪

或問汲黯好直諫所諫之事有幾曰外施仁義之對一也廷詰公孫弘二也質責張湯三也言長安令無罪四也諫賈人當死者五也至於神馬爲歌之事按本紀馬出渥洼水中在元鼎四年通鑑書於元狩三年蓋據禮樂志以黯傳攷之渾邪王降後數月黯坐小法免隱於田園者數年渾邪之降在元狩二年故通鑑附此事於三年然史記樂書又合大宛馬歌之

事載之以爲中尉汲黯又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按黯爲淮陽太守在元狩五年居淮陽十歲而卒則元封四年也大宛獲馬在太初四年黯卒已六年弘先卒於元狩二年而黯未嘗爲中尉事皆差舛蓋樂書後人所續非史遷之筆也周頌唯言來牟不及祥瑞況一馬之微於盛德成功何取焉黯知作樂之本矣乃若賢才將盡之諫蓋出漢武故事史漢不書夫受言非難從諫爲難武帝於黯之諫能受而不能從不冠不見貌敬情疏越在外服十年不召

骨鯁之臣既去。漢廷無人。而言路幾塞矣。詩曰。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置鹽鐵官

或問武帝紀書初筭商車。初筭繙錢。初榷酒酤。與春秋初稅畝同。所以志變法之始也。置鹽鐵官。不言初。何歟。曰。鹽鐵之稅。始於齊之管仲。計口食鹽。計人用鐵。山河之利。作備於此。然戰國秦漢之際。未盡籠於官也。太史公貨殖傳云。猗頓用鹽。鹽起。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卓氏趙人。用鐵冶富。程鄭亦冶鑄。宛孔氏

大鼓鑄。魯曹邴氏以鐵冶起。則富猶在民也。文帝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鄆海澤。鄧通專西山。而國富刑清。登我漢道。未嘗開利孔爲民罪梯也。武帝窮征遠討。兵連費廣。經常之賦不足。而橫斂起焉。張湯倡之。東郭孔桑和之。而鹽鉄之官。掌於大農。布於郡國。其利二十倍於古。以地理志攷之。鹽官三十有六。鉄官四十有九。昭帝議罷之。而不克行。元帝嘗罷之。而又復置。東都屬於郡縣。章帝復收之。和帝乃詔縱民煮鑄。入稅縣官。至唐乾元。而鹽鉄。有使矣。天下

有塩之縣一百五。有鉄之縣一百二。皆多於漢時。作法於貪。敝益甚焉。古者名山大澤。不以盼。恐諸侯顯利以剝民也。禹貢青州之塩。梁州之鉄。皆以爲貢。不以爲賦也。在易。泰與謙。德之大者。則曰不富以其鄰。小畜。德之小者。則曰富以其鄰。君之近民。所謂鄰也。富在民。則國亦蒙其利。富在國。則民先受其害。武帝用聚斂之臣。幹山海而歸於上。其德之小者乎。故文帝得泰。謙之有餘。而成殷。富之治。武帝得小畜之不足。而稔虛耗之敝。可以監矣。

李廣衛青霍去病

或問李廣衛青霍去病三將孰優。曰。士不可以成敗論也。以成敗論士。則公議廢矣。廉頗以讒棄。李牧以讒死。而言良將者。必稱頗牧。千載之下。懍懍有生氣。此公議之不可泯者也。李廣山西宿將。老不封侯。而豪傑歸之。衛霍以后戚進。功著沙幕。而豪傑輕之。太史公列傳。謂李將軍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於衛青則曰。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於去病則曰。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功可以幸而成。

名不可以幸而得。爵位可以幸而致。譏貶不可以幸而免。史筆之公。卽天理之正。曾西之不爲管仲也。平勃之不如王陵也。吾以是觀之。雖然大將軍有揖客。猶能敬賢也。匈奴未滅。無以家爲。猶能憂國忘家也。衛霍亦豈易得哉。此長平冠軍之征伐。法言所以猶有取歟。

狄山議和親便

或問縉紳之儒守和親。介胄之士言征伐。論議不能相一也。馬邑之謀。韓安國與王恢異議。不以爲忤。今

也。狄山議和親。死一障間。不能少容。何歟。曰。易旣濟之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武帝擊匈奴。旣克有功。而用張湯。違小人勿用之戒矣。方其未勝而懼。猶能容韓安國之異議。及其已勝而驕。不能容狄山之忠言。君心之敬肆。言路之通塞。安危存亡之機也。蒼海之置罷。敝中國。公孫弘爭之。渾邪之降。從民賁馬。汲黯爭之。自狄山之死。漢廷無直諫之士。蓋數戰數勝。志已盈而諫不入也。齊桓服楚於召陵。而轅濤塗見執。魏武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

矜取沐而高氏不朝故戰勝非難持勝爲難國有大議博士與有言責一謀不協寘之邊障納之死地銷沮士氣糜爛生民豈但一張湯之罪哉當武帝而言和是爲息民小人之貪功者多不悅當紹興而言和是爲忘讎君子之守義者皆力爭和戎不可以槩論也帝黷武諱言蹈秦覆轍秦亡而漢存以末年之悔過爾若張湯者峻刑而殄民厚斂而殘民殺士而以兵毒民三者伐國之斧斨湯實兼之古所謂民賊也太史公謂湯死而民不思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不列于酷吏亦異乎史遷之直筆矣

義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

或問史記酷吏傳自郅都至杜周十人其八人出於武帝之世而循吏無一焉何歟曰御衆以寬未聞尙猛也吏以治得民未聞用殺也武帝以張湯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殺人多者爲能吏相師成風仁厚之澤幾斬矣太史公作傳上以爲能者四人天子以爲能者二人敢於殘虐謂之能則慈祥愷悌爲不能循良之吏豈復見於斯時乎夫好生惡殺天之心也善

有慶不善有殃。天之道也。周陽由張湯義縱王溫舒減宣皆殃及其身。不仁之報其應如響。使帝能用董仲舒之言。任德不任刑。以天之心爲心。則福祿施于孫子。豈至於后太子公主及孫皆受巫蠱之旤哉。故曰爲人君止於仁。

少翁樂大公孫卿

或問僊之不可求也。決矣。武帝之英明而受欺於方士。如嬰兒之未孩。易耳目而不知何其愚哉。曰帝之心蔽於多欲。其始也上嘉唐虞。欲與堯舜比隆。及其

惑於方士。乃與齊威宣燕昭秦皇同爲一愚。顧命五柞。玉盃茂陵。長生久視焉在哉。方其大欲之熾也。五帝三王所未有之疆土。所未臣之戎狄。奄有率俾。猶未爲快。盈府庫之財。極土木之侈。未足以適其意。將與天地比壽。長有四海之富。乘雲馭氣。與黃帝俱僊。少翁樂大公孫卿之徒。亦秦之盧生徐福也。始皇不能得於前。帝乃欲遇於後。晝夜者死生之道。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帝號爲表章六經。而不知之乎。揚雄有言。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

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於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惜乎武帝之朝。英俊如雲。而揚雄谷永之言。寂寥無聞也。太史公作封禪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夜致竈鬼之貌云。有司云。祠上有光焉。聞若有言。萬歲云。其夜若有光。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其報德。星云。見大人跡云。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天旱意乾。封乎。皆爲疑辭。以見怪迂之說。似是而非也。終之曰。然其效可睹矣。帝受百罔而不得一真。皆多欲累之。

也。儻能置汲長孺於左右。繩愆格非。以理制欲。豈有不知天命之蔽哉。祈天永命。惟曰敬德。享國久長。惟曰無逸。若武帝及唐之玄宗。祇以爲萬古之殷監爾。
卜式爲御史大夫

或問班固云。質直則汲黯。卜式式之於黯。若是班乎。曰。黯也。格帝之非。式也。中帝之欲。猶美玉之與燕石也。古者安富未嘗疾之。文景節儉。上下兼足。武帝窮兵侈費。始剝下以益上。富商大賈。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於是造皮幣。鑄白金。以困抑之。筭輅車。

通鑑卷四
卷四
告緡錢以措取之。卜式覘其微指，乃上書願輸家之半以助邊，又持錢以給徙民。此至巧佞者，非質直也。公孫弘謂非人情，不軌之臣。斯言當矣。富者貧之母也。縱尋斧於根本，仁人不爲也。富豪匿財，而式欲輸財。彼此相形，興利之臣唾掌而起，忿疾富民，搯刈而摧破之。置均輸舉兼并，浮食竒民，皆吾赤子。欲傾其蓋藏，聚之公上。法嚴令密，罔民而盡其財，必使富者皆貧，而後止。東郭孔桑豪征縷斂，是卜式啓之也。式之利國者少，利身者多。旣釣享上之名，又獵取高位。

以芻牧之。夫居台鼎之列，志得意滿，始有罷鹽鐵、船筭之諫。烹弘羊，天乃雨之。言導其原而遏其流，培其根而惡其實，曾是以爲質直乎。噫，汲黯不得在禁闥，卜式乃得爲三公。武帝知人之哲，旣有愧，而作史者混忠佞於一區，亦可歎夫。

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

或問武帝攘夷狄闢土地所置初郡可悉數歟。曰：漢初未定兩越，唯有秦三十六郡。武帝平南越爲九郡，平西南夷爲七郡，又分立零陵合爲十七。若酒泉武

威張掖敦煌朔方則以匈奴地置之樂浪臨屯玄菟
真番則以朝鮮地置之元朔置蒼海三年而罷此皆
初郡也若古有訓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而難任人蠻
夷率服德有餘而地不足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
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其有不盡之地者蓋聽四
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武帝好大而多欲求神
僊肆巡遊其怠荒之失甚矣慘刻之吏進列公卿諂
諛之臣競言誕妄其爲任人也衆矣兵釁連乎萬里
而怨已盈於黎庶威令行乎四海而情不孚於閨門

其末也父子夫婦不相保胡越起於轂下一家之內
自爲敵讎而日尋于戈於窮髮之野季孫之憂不在
顯史而在蕭牆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所以兆申生之
阼帝豈未之思乎詩云爾土宇旼章亦孔之厚矣豈
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聖王之治始於修
身齊家以充其德性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山川鬼
神亦莫不寧是以土宇之廣大可保也帝旣以逸欲
虧其性末年悔過遷善僅克有終否則秦之覆車可
立俟也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

造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

或問通鑑目錄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而漢志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注云此爲甲寅之歲一以爲丁丑一以爲甲寅何歟曰大衍曆議云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巳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顓頊曆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

曰闕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以此攷之太初元年歲在丁丑非甲寅也或曰大衍曆議又云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曆庚申元後百十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太初其甲寅元之術歟曰緯書始於哀平間武帝時未有也或曰呂氏謂太初之造史遷實職之今以其書大餘小餘計之則古曆也非太初也何歟曰班固作志載三統而不載太初故其法無傳焉志謂冬至日月在建星賈逵論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

歷皆在建星。建星卽斗星也。古以建星爲宿。今以牽牛爲宿。不能不異也。落下闳謂後八百歲此歷差一日。然續漢志元和二年太初先天益遠。自丁丑至乙酉一百八十九年而已。差矣。歷未有久而不差者。差則必改。是以革之象曰。治歷明時。

李廣利伐宛

或問武帝雄材大畧。乃以一馬之玩興伐宛之師。何其小歟。曰。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昔者西旅獻獒。召公訓于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又曰。不寶遠

物則遠人格。是以孝文却千里馬而不受。矧疲民黷武以求之乎。穆以八駿。虞以屈產。晉以小駟。楚以兩肅。爽好馬。荒亂覆車相踵。帝不是鑒。而逞雄心。勤遠略。所欲得者。貳師城之馬。勞師四歲。屈力殫貨。無辜之民。肝腦塗原野。莫之卹也。可謂賤民而貴畜矣。帝旣獲宛馬。作爲詩歌。薦之郊廟。哆然以爲不世之偉功。視秉心塞淵之美衛。思無邪之頌魯。豈不慝乎。威稜震于流沙。而中國耗珍。怪陳于闕庭。而府庫虛。龍媒納于閑廐。而卒乘缺。其何功之有。聖人之兵。不得

已而用之。雷霆之威，時雨之澤也。帝之伐宛，其得已而不已者，歟？匈奴之伐，諫者猶有入貳師之役，諫爭。茂聞故天下之治亂在言路之通塞。

遣繡衣直指使者擊東方盜賊

或問武帝之法嚴矣，而盜賊益繁，法不足以弭盜歟？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帝也。窮兵而聚斂，聚斂而嚴刑，民蒿焉忘其樂生之心，棄其身於盜賊，非人性之惡也。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而帝之心蔽於多欲也。臧武仲曰：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

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而帝之所任者皆民賊也。雖使者擊斷於外，斧鉞有盡，而姦軌無窮。其能禁民爲非乎？古之善弭盜者，上焉導以禮義之化，次焉開其衣食之原，若揚湯止沸，草薶而禽獮之，斯爲下矣。夫天下有可責之吏，無可責之民。帝之用吏也，進苛酷，退柔良，先刻剝，後牧養，民窮而盜固其所也。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之法，或請重法禁之。太宗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自是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大哉斯言，賢於繡

衣直指之遺遠矣。

初榷酒酤

或問酒醪靡穀文帝有詔帝不監于成憲而作法於貪何歟曰酒以成禮流則生禍大禹惡旨酒而疏儀狄易之未濟終以濡首為戒彝酒有誥幾酒有官所以正民德非以浚民財也其罰用豐其尊用禁惟沈湎是懲匪貨利是殖也趙武靈王滅中山酤五日許其群飲猶有節也漢律群飲罰金文帝十六年始令天下大酤景帝中三年以旱禁酤若榷酤則自武帝

始鹽鐵論云大夫以心計策國用參以酒榷蓋桑弘羊作是法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昭帝始元六年罷之令民得以律占租成帝末翟方進復奏賣酒醪之議王莽時義和引詩無酒酤我謂承平之世酒酤在官論語酤酒不食謂當周衰亂酒酤在民其飾經文姦至此於是開盧以釀後漢又罷之陳文帝復行之至唐德宗以助軍費遂為千載不易之法開利源以壞民俗弘羊實為之古有化民以德義未聞導民以滌汰也以是理財其可謂止辭禁非乎

通鑑卷四
卷四
罷方士不復出軍其風雷五物禁代平
或曰夫子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武帝之悔過亦可與秦穆並稱歟曰在易損益之象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壅澤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決君子所難而人君能之此成湯之改過不吝也秦穆初敗於殽過而知悔悔而不能改彭衙再敗又有濟河之役春秋書秦人伐晉以責之若武帝知神仙之虛誕而斥方士之妄知征伐之勞費而罷輪臺之田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實用其功舊愆既更新德益茂又過於

秦穆矣文中子稱其有志於道雖多欲橫流而本心不泯其視聞祈招之詩而獲沒於祗宮者可以無愧人欲盡而天理還蓋庶幾於克己之學嘗謂登單于臺自將待邊只是以爲勇而末年之從義乃大勇也

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

或曰司馬公謂武帝顧託得人其然乎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昔者成王顧命太保奭畢公毛公皆三公也居三公之位不足以託六尺之孤焉用相爲哉武帝之末田千秋爲相而受遺則光日磾桀也桑弘

羊以御史大夫亦拜卧内而千秋不得預焉光日磬之謹密可以託孤矣上官桀之庸瑣弘羊之掎克其能臨大節而不可奪乎用賢而以小人參焉亂之兆也燕益之謀社稷幾危桀弘羊實爲之便辟側媚之臣薰蕕雜處明於此而闇於彼私意汨之也其後宣帝以史高蕭望之周湛受遺正不勝邪漢業遂衰終漢之世丞相爲具臣權在將軍司馬莽以盜神器竇梁以顯魁柄此武帝詒謀之失也是故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必監于殷周成憲以輔後嗣漢家制度何取焉

焉

通鑑答問卷四終

通鑑答問

卷四

三

通鑑卷四

卷四

四

官版見本

